

PISA 对各国教育政策的影响研究和分析

金雨蒙

伦敦国王学院

DOI:10.12238/jief.v6i3.7909

[摘要]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衡量和比较国家教育质量的重要工具。PISA从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三个方面测评学生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PISA用最直观的排名方式呈现各国学生不同学科的学习能力。一方面,PISA的测试结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 and 改革提供数据基础,有利于分析国家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和促进全球教育合作;另一方面,PISA项目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给各国教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PISA; OECD; 教育政策; 测评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PISA on Education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Yumeng Jin

King's College London

[Abstract]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education. PISA assesses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from three aspects: reading literacy,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PISA presents the learning abiliti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using the most intuitive ranking method. On the one hand, the test results of PISA provide a data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 and promoting glob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ISA project itself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have brought a certain degree of negative impact on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Key words] PISA; OECD; Education policies; Evaluation

引言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间的教育合作逐步加强,经典的教育模式在世界范围受到学习和效仿。为了大力推动教育全球化,国际组织纷纷进入教育领域。^[1]他们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制定了发展计划,并积极促进成功国家在教育创新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共享。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因其先进的评估理念、测试框架和评估技术而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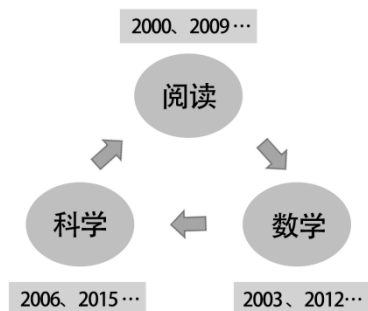
1 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统计方法和测量工具的快速发展,教育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2]大数据作为改变世界的新型科技力量,正在迅速渗透各个行业,包括教育领域。当今时代,以学生能力大规模国际测评项目(以下简称ILSA)为代表的大数据教育评估,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且在各国教育系统中广泛使用。与传统的随机抽样调查不同,ILSA的数据调查以横断面调查的形式展开。它根据研究设计的要求,

在给定的时间点或短时间内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3]因此,ILSA得到的数据更科学准确,有利于各国深入了解学生在国际环境中的学术能力水平。ILSA包括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以下简称PISA)、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趋势(以下简称TIMSS)和国际阅读素养研究进展(以下简称PIRLS)等。这些大规模测评项目通过收集学生学术能力的的数据,为国际教育研究和政策制定做出了贡献。^[4]PISA作为大型国际评估项目的代表,每次公布的结果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参与国和地区来说,PISA项目已经成为评估国家教育成果的重要工具。^[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成立于1961年,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挑战。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探索、发展和改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组织。OECD的教育评估项目,如PISA,对国家甚至全球教育政策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影响力。^[6]PISA是一项大型的学生学习质量比较研究项目,从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三个领域对15岁的学生进行能力评价。^[7]从2000年开始,PISA每三年对学生进行一次测

评。接受测评的学生正处于义务教育的末期,因此测评结果能够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义务教育的整体情况。每次测评中,PISA会在阅读、数学、科学中轮流选择一个科目进行主要的深度解读。^[8]例如,2000年的主要测试领域是阅读,2003年是数学,2006年是科学,2009年则又回到了阅读,以此类推。同时,测评的“素养”内容也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与之前对课程内容的其他评估不同,PISA是一种前瞻性的测试,提倡“为生活而学习”。它不是停留于现阶段的应试成绩,而是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如何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解决新情况下的问题。^[9]对于这种复杂的学习测评,PISA选择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即排名来呈现结果。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强调的全球公民教育不同,经合组织本身是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因此,经合组织的价值观更强调竞争力,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趋势。2018年,PISA首次在测试内容中增加了全球竞争力的主题。这表面上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一致,实际上是被用来分析测评结果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10]此外,资助学者Ludger Woessman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提高PISA分数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发展。^[11]PISA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测评。截至2018年,已有79个国家参加了评估。参与国家的GDP总量占世界的90%以上。^[12]由此可见,PISA排名不仅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水平,还预示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

2 对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排名的反应

随着PISA参考价值和影响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根据经合组织的建议进行教育改革。经合组织的教育工作对政策的制定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13]PISA也逐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和人力经济资本治理的主要衡量标准,对国际教育比较和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按照PISA的结果调整了教育政策。不同的国家对排名的反应有所不同。哈佛大学比较教育政策专家Steiner Khamsi认为这些国家的态度包括丑化、美化和无视。^[14]基于他的理论,本文将各国对PISA的反应分为政策反思、政策强化和政策冷漠这三种类型。

2.1政策反思。政策反思是指国家教育系统在测评排名靠后,引发了大众的批评和政府的反思,从而使得该国根据PISA选择政策借鉴和改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因为“PISA震惊”而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革的德国。作为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的德国,

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文教育方面,德国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领先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全球领先的经济和教育强国,却在2001年PISA中的三科得分都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面对如此震惊的结果,德国第一时间内做出了反应,采取了被称为“PISA SHOCK”的最实质性改革。^[15]此前,德国各州在教育方面有充分的自治权,并且根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在经历了PISA震惊后,德国开始出台全国性统一的教育标准。在多个领域对中小学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尤其是学前教育、弱势群体子女教育和教师培训方面。同为欧洲四大经济体的英国也受到了PISA排名的冲击。从2000年到2009年,英国在四轮PISA中的排名持续跌落。这样的下降趋势引起了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部门的关注。英国教育部门开始进行内部重组,并积极向表现优异的国家看齐。例如,为了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英国向排名靠前的上海和新加坡的学习经验。上海的数学成绩连续两次位居全球第一后,英国于2014年启动了英国——上海数学教师交流计划,选派优秀教师赴上海考察学习。^[16]2015年,英国甚至引进了上海的教辅书《一课一练》,从而用来提高英国学生的数学能力。

2.2政策强化。采取政策强化指的是国家愿意继续执行并加强其以前的教育政策。这些国家通常在此前的PISA排名中表现较好,其教育体系与PISA倡导的方向一致。自2001年PISA测试以来,芬兰连续三年在总分榜排名第一。“PISA的芬兰奇迹”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7]芬兰公平的基础教育体系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使其成为教育强国。尽管芬兰在后面的测试排名中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全球前十。在PISA的影响下,芬兰于2014年对国家核心课程进行了改革。该课程的目标从关注学科知识和技能扩展到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符合PISA价值观的终身学习能力。除芬兰外,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在前几年的PISA排名中也一直处于前列。加拿大出色的表现使得PISA成为各省教育改革的主要基础。例如,萨斯喀彻温省、新不伦瑞克省、安大略省等都根据测评结果进行政策调整,对学生提出了具体的学科能力要求。^[18]这些国家都延续了之前的教育政策,并依照PISA的目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强化。

2.3政策冷漠。政策冷漠意味着该国对PISA排名结果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法国一直提倡“文化例外”,以保护自身的文化发展免受他国影响。因此法国对PISA持同样的态度。^[19]尽管法国从PISA的排名中意识到法国教师的综合素质需要加强,但由于国家教育财政资金有限,义务教育师资培训和投入难度较大,法国选择了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样在初期没有关注PISA排名的还有美国。由于自身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完善的大规模教育体系,美国一直没有认真的对待排名结果。直到中国在PISA排名中取得了第一名,媒体对其进行大肆的报道后,美国出于担忧国家竞争力才开始关注PISA测评。^[20]由此可见,采取政策冷漠的国家大多都对本国的教育、文化、竞争力有较高的自信。但是当这些国家的自信心受到挑战时,便会动摇原先冷漠的态度。即使是没有采取措施的国家,如法国,也可能是受到一些条件限制才保持原

先的教育政策不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完全的漠不关心。

3 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局限性及负面影响

3.1 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局限性。

综合以上政策反思、政策强化、政策冷漠的反应可以看出,各国对PISA都有一定的关注。也就是说,PISA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教育政策,并指导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归根结底,PISA只是一项教育评估的测试项目,它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世界各国都以PISA排名作为教育改革的数据基础,这一点受到了大家的质疑。第一,PISA的调查对象是15岁的学生,这忽略了各国学生入学年龄相同的事实。例如,英国的孩子5岁开始上小学,中国的孩子7岁,而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规定学生6岁上学。^[21]同一年龄、不同年级,会导致学生的成绩和学习能力不同。第二,PISA调查的科目是阅读、科学和数学素养。然而,德国的识字没有相对应的词汇,这使得学生理解关键概念时有一定的难度。^[22]这些识字的定义和培养方向因国家而异。以PISA的阅读素养为例,它侧重于培养学生对现实情况做出反应的综合能力,而中国则是引导学生欣赏优秀文章和分析作者思想。当PISA的内容与国家课程体系相矛盾时,这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巨大挑战。教师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来平衡两个价值目标。第三,PISA样本的合理性还有待验证。例如,中国前几年参加PISA的省份和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和浙江,在教育和经济方面都名列前茅,享受更好的资源。受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当地户口的学生未能参加测试。可见这些样本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全中国的教育水平。因此,PISA数据是否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水平引起了热议。

除了PISA本身的不足外,PISA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未来趋势也在慢慢显现。

3.2 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负面影响。

3.2.1 激烈的排名竞争。PISA测试结果公布后,各国接受排名并承认了本国教育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通过对弱势科目的比较分析,每个国家都可以相应地调整其教育政策和措施,积极学习别国的经验,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根据经合组织的推论,排名的上升反映了15岁儿童学习成绩的提高以及该国教育政策的有效性。然而,部分国家根据PISA的测评目标调整政策后,其教育水平并没有随着PISA排名同步变化。进行政策反思的德国在PISA冲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到2015年,德国在阅读、科学和数学素养方面的排名从22、22和21提高到了8、12和12。按照PISA的结论,德国学生在这三门科目的学习水平应该有大幅提升。出乎意料的是,2016年发布的《德国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德国四年级学生中超过平均水平的比例下降了6%。成绩没及格的比例上升了4%。^[23]以提高PISA分数为目标的政策并没有使德国的排名持续提高。2018年时,20%德国学生的阅读能力甚至达不到小学毕业的要求。这一水平已经倒退到了2009年。^[24]此外,政策强化的加拿大,近年来在学生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教育经费的支出。由此可见,加拿大教育的绩效转化率低下,较大的投入并没有得到期望的教育效果和产出。因此,排名的上升或下降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国家教育质量的提高或下降。只

注重排名的教育改革可能导致与预期目标不同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经合组织本身是一个经济组织。经济导向的自然竞争特征使得PISA排名在促进国际学习合作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和压力。各国都希望能PISA测试中排靠前,并且通过本国的教育政策影响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媒体对排名的独家关注以及对PISA的夸大和片面报道使教师们对自己的教学方式产生了怀疑,也加大了各国政府的焦虑和担忧。每三年公布一次的排名,导致许多国家为了提高短期排名而出台新的教育政策。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策调整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改革实际上需要漫长的周期。^[25]例如,2013年的《澳大利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澳大利亚必须在2025年进入PISA排名的前五名。^[26]澳大利亚坚持以数据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教育改革,将会损害国家教育价值观。这种一味追求排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PISA项目,还存在于其他世界排名榜单中,如U. S. New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这些排名虽然具有较高的参考标准和价值,但是随着教育和其他领域的深入联系,它们已不再只反映教育实力。这使得测评项目和排名榜单从比较教育的参考标准,转变为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工具。^[27]对于排名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不少高校表示宣布退出世界排名。2022年,中国的3所985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陆续宣布退出QS排名,耶鲁大学、哈佛法学院也于同年11月表态宣布退出U. S. News大学排名。这种“去国际排名”的趋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影响PISA项目。

3.2.2 政策趋同。全球化趋势正在影响世界各地教育政策的运作。^[28]在进行国内教育改革时,大多数国家都向PISA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学习经验。随着新加坡、中国等国在PISA中的名次高居不下,东亚国家在国际教育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从“学习芬兰”到“学习上海”,这些被经合组织定义为“最佳实践”的教育体系引发了一波向东亚教育学习的改革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原有教育政策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低迷的排名使得它们怀疑自身的教育体系。

然而,PISA在评估和比较不同背景的学生时,使用的是相同的测试题目。这虽然是提倡公平的统一标准,但也忽略了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29]也就是说,PISA推崇的教育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家萨德勒所说,将其其他花园的花朵和树枝培育到自己的土壤上不一定会取得成功。^[30]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教育理论、经验和制度。要分析政策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以及成功教育模式背后的深层原因。此前,德国各州使用的教材不同。在PISA的影响下,德国学习东亚国家改为使用统一国家标准的教材。但是与欧洲相比,东亚的种族类别和移民的人口较少,因此更容易协调标准。统一的教材,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以英国赴上海学习为例,上海持续在PISA中表现优异后,2014年英国派遣教师到上海学习。英国的教师团队认为上海学生的优异成绩与课本密不可分。^[31]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上海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况,并没有了解到他们学习的全部过程。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学生除了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还要大量反复地练习试题,从考试中学习

做题技巧和经验。课外辅导班的大量投入也有助于提高东亚国家学生的分数。^[32]可见学习教育政策是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在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时,有必要考虑到该国的情况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审查,不能只关注当前的结果,盲目照搬他国政策。

盲目地向同一个国家学习,忽视本国文化,将引发政策趋同和缺失文化多样性。这不仅适用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还适用于国家与PISA之间的关系。在经合组织的38个成员国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在教育政策方向上拥有更高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因为这7个国家的捐款总额近总数的80%。^[33]如前所分析,PISA的数据源忽略了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其培训方向同样忽视了社会的多样性,而倾向于对上述国家的价值观采取单一的取向。作为一个跨国国际评估项目,PISA用一个标准衡量不同文化的国家。这样基于单一标准的教育评估简化了多元教育价值取向。^[34]具体而言,PISA倡导的目标是培养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它没有意识到每个国家的学生关心的国际问题是不同的,他们面临的社会挑战也是不同的。每年公布结果后,经合组织都会为表现不佳的国家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在PISA的建议下,瑞士等国启动了近几十年来最关键的教育改革“Harmonisierung der Schule”(HarmoS)。HarmoS改革的科目包括数学、科学、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与PISA评估的科目一致。^[35]瑞士首次使用的周期性报告,每四年分析一次数据,也类似于PISA每三年进行一次排名。瑞士等其他国家将PISA研究模式作为改革标准。但是,当所有国家都听取PISA的建议时,即使他们没有向其他国家学习,只要他们为了迎合PISA的评估标准而做出政策调整,他们的政策就会趋同。最后,各国政策可能会在结构、过程和绩效方面越来越相似。

3.2.3缺乏对人性的关注。PISA作为一种定量评估方法,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性的争论。一方面,PISA对海量教育数据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支持了科学的教育管理,并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和视角。^[36]通过多年数据的比较,PISA帮助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分析,利用数据推动教育决策,在预测国民教育趋势的基础上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另一方面,PISA收集的数据和信息是有限的,并且没有期望中的可靠。它只能显示各国在评估项目中的表现,但不能完整地揭示成绩背后的原因和提高表现的具体方法。^[37]当国家的教育质量以排名的形式公开呈现时,直观明了的榜单很容易成为唯一可靠的信息,引发大众的热议,从而导致教育被数字统治的一系列问题。^[38]首先,根据PISA数据得出的总体趋势判断大多是笼统宽泛的,缺乏对具体数据中个别问题和现象的解释。^[39]教育过程是复杂的、动态的,充满变化。许多教育活动和结果都是出乎意料的,超出了可测量的数据范围。物质层面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与精神层面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即PISA测量评估方法与教育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数据评估难以解释和判断人们的情绪、态度和意义。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勇气、心态、动机、自制力、情绪智力和社会智力等品质可以帮助个人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和决定。^[40]这些不确定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但它们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密切

相关,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些品质是人类独有的。遗憾的是,PISA并未将上述因素纳入测评范围,同时这些品质也是难以预估和测量的。这就是PISA的预测趋势与教育的实际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其次,以PISA为代表的评估方法,是测量手段,而不是目的。理性的人才是研究的主题,是研究的真正目的。当PISA榜单成为最终目的,教育政策和活动被当作达到排名成绩、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时,这无疑是本末倒置。这是对教育的不尊重和对个人品质的忽视。最后,对数据的盲目崇拜和数字至上的观点将取代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PISA将符合其价值观和目标的国家和学生定义为成功的,不符合的定义为失败。在此基础上,PISA表明只有与其教育价值取向和标准相契合的教育政策才是正确的。教育,需要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需要考虑人们自身的发展和提高。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以培养学生的自然成长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特定的标准和社会需求。

4 结语

作为ILSA中最具代表性的评估项目之一,PISA无疑是科学的、可操作的,其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41]它受到各国的青睐,并在教育改革和政策趋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PISA具有各种优势,并对比较教育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它仍有许多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对PISA进行了客观分析。

教育乃国之根基,承载着国家的未来,这一未来掌握在年轻一代的手中。需要指出的是,PISA等评估体系只是达成教育目标的手段之一,而非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教育的核心宗旨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根据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需求来规划人的成长路径。

[参考文献]

- [1]马健生,蔡娟.全球教育治理渗透:OECD教育政策的目的——基于PISA测试文献的批判性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2):3-11.
- [2]埃克哈德·克里默,胡咏梅,彭湃.学生能力大规模国际测评项目在教育效能研究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14,35(03):39-47.
- [3]Rutkowski L, Gonzalez E, Joncas M, et al.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assessment data: Issues in secondary analysis and reporting[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10,39(2):142-151.
- [4]Oliveri M E, Ercikan K, Zumbo B D, et al. Uncovering substantive patterns in student responses in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assessments—Comparing a latent class to a manifest DIF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sting,2014,14(3):265-287.
- [5]蔡娟,刘云华.经合组织对全球教育的“规训”——国际学生测评项目排名政治批判[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12):71-78+107.
- [6]Grek S. Governing by numbers: The PISA ‘effect’ in Europe[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2009,24(1):23-37.
- [7]石卫林.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评价与比较——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介[J].比较教育研究,2004,25(1):83-87.

- [8] Becoming a teacher: Issu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M]. McGraw-Hill Education(UK),2011.
- [9] 谢爱磊,李家新,黄咏欣.全球药方还是特洛伊木马?PISA的教育政策效应批判——一份基于教育政策社会学视角的文献报告[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02):55-79.
- [10] AuId E, Morris P. Science by streetlight and the OECD's measure of global competence: A new yardstick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J].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2019, 17(6): 677-698.
- [11] Hanushek E A, Woessmann L. The high cost of low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The long-run economic impact of improving PISA outcomes[M]. OECD Publishing. 2, rue Andre Pascal, F-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2010.
- [12] 蔡娟,刘云华.经合组织对全球教育的“规训”——国际学生测评项目排名政治批判[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12):71-78+107.
- [13] 武凯.经合组织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8.
- [14] Steiner-Khamsi G. The politics of league tables[J]. JSSE—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2003.
- [15] 王佳,刘淑杰. PISA测试引发的教育政策回应及革新——以德国和加拿大为例[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9(06):27-33.
- [16] Clapham A, Vickers R.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Exploring ‘teaching for mastery’ policy borrowing[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8, 44(6): 787-805.
- [17] Grek S. Governing by numbers: The PISA ‘effect’ in Europe[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9, 24(1): 23-37.
- [18] 吕云震,高益民,罗怡雯.加拿大参与PISA的动机、特点与影响[J].世界教育信息,2018,31(20):66-71.
- [19] 谢爱磊,李家新,黄咏欣.全球药方还是特洛伊木马?PISA的教育政策效应批判——一份基于教育政策社会学视角的文献报告[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02):55-79.
- [20] 谢爱磊,李家新,黄咏欣.全球药方还是特洛伊木马?PISA的教育政策效应批判——一份基于教育政策社会学视角的文献报告[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02):55-79.
- [21] 葛德平.各国小学生的入学年龄[J].江苏教育,1985(17):47.
- [22] Bohl T. Empirische Unterrichtsforschung und Allgemeine Didaktik. Ein prekäres Spannungsverhältnis und Konsequenzen im Kontext der PISA-Studie[J]. Die Deutsche Schule, 2004, 96(4): 414-425.
- [23] 吕云震,高益民. PISA结果利用于教育改革的三大误区[J].教育探索,2018(02):27-31.
- [24] 谢爱磊,李家新,黄咏欣.全球药方还是特洛伊木马?PISA的教育政策效应批判——一份基于教育政策社会学视角的文献报告[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02):55-79.
- [25] 吕云震. PISA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影响与反思——基于对近二十年澳大利亚PISA数据与媒体报道的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8(08):1-6.
- [26] Stanat P, Schipolowski S, Rjosk C, et al. IQB trends in student achievement 2016: The second national assessment of German and Mathematics proficiencies at the end of fourth grade[J]. Münster: Waxmann, 2017.
- [27] 王怀成.德国:小学生阅读能力下降引关注[N/OL]. 2022-04-24(06)[2022-04-26]. <https://m.gmw.cn/baijia/2022-04/24/35682255.html>.
- [28] Phillips D, Schweisfurth M.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M]. A&C Black, 2014.
- [29] Mortimore P. Alternative Models for Analysing an Representing Countries' Performance in PISA[M]. Education Internat, 2009.
- [30] Sadler M. 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s of education?[J]. (No Title), 1900.
- [31] Clapham A, Vickers R.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Exploring ‘teaching for mastery’ policy borrowing[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8, 44(6): 787-805.
- [32] 吕云震. PISA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影响与反思——基于对近二十年澳大利亚PISA数据与媒体报道的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8(08):1-6.
- [33] 游韵,余沐凌. “去一存多”:对PISA价值取向的审思[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22):7-16.
- [34] 周森.审慎对待国际标准化学前教育评估项目[J].中国教育学刊,2020(05):33-38+65.
- [35] Bieber T, Martens K. The OECD PISA study as a soft power in education? Lessons from Switzerland and the US[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1, 46(1): 101-116.
- [36] 南钢,夏云峰.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可能、风险与策略[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04):87-94.
- [37] Gillis S, Polese J, Wu M. PISA data: Raising concerns with its use in policy settings[J].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6, 43: 131-146.
- [38] 周森.审慎对待国际标准化学前教育评估项目[J].中国教育学刊,2020(05):33-38+65.
- [39] 南钢,夏云峰.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可能、风险与策略[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04):87-94.
- [40] 赵勇.教育评价的几大问题及发展方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4):1-14.
- [41] Moreno-Salto I, Robertson S L. On the ‘life of numbers’ in governing Mexico’s education system: a multi-scalar account of the OECD’s PISA[J].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2021, 19(2): 213-227.

作者简介:

金雨蒙(1999—),女,汉族,硕士,研究方向:教育政策与社会学。